

《平凡的一生（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）》

书籍信息

版次：1

页数：

字数：

印刷时间：2016年02月01日

开本：大32开

纸张：胶版纸

包装：平装

是否套装：否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101080544

内容简介

印顺法师(1906—2005)，当代*名高僧、百科全书式的佛学泰斗。1930年出家，追随太虚法师投身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，在当时便以学问精深享誉佛教界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赴台湾，创建了多所*名佛学院。

这本《平凡的一生(重订本)》是“印顺法师佛学*作系列”之一。

《平凡的一生(重订本)》即以2005年正闻版《平凡的一生》(重订本)为底本。为了让一般读者便捷地了解印顺法师的学思生涯，正文后附有“印顺法师*作年表”、“印顺法师略传”、“印顺法师略谱”。附录内容均由台湾财团法人印顺文教基金会提供。

目录

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

二 出家难

三 普陀·厦门·武昌

四 谁使我离开了普陀

五 最难得的八年

六 三部书

七 业缘未了死何难

八 我回到了江南

九 厦门·香港·台湾

一 怀念大法师

一一 墓库运还是法运亨通

一二 香港与我无缘

一三 漫天风雨三部曲

一四 《佛法概论》 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 二 出家难 三 普陀·厦门·武昌 四

谁使我离开了普陀五 最难得的八年 六 三部书 七 业缘未了死何难 八

我回到了江南九 厦门·香港·台湾 一 怀念大法师 一一 墓库运还是法运亨通

一二 香港与我无缘 一三 漫天风雨三部曲 一四 《佛法概论》 一五

余波荡漾何时了一六 我真的病了 一七 我离开了善导寺 一八 有关建筑的因缘

一九 好事不如无 二 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 二一 内修与外弘 二二 半天课 二三

游化菲律宾与星马二四 有缘的善女人 二五 学友星散 二六 写作的回忆 二七

出版的殊胜因缘二八 传戒因缘 二九 我与居士的佛教事业 三 老年病更多 三一

大陆之旅三二 旧地重游 三三 早年的修学历程 三四 我缺少些什么 三五

最后的篇章后记附录印顺法师著作年表印顺法师略传印顺法师略谱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一九二五年(二十岁)，我读到《庄子》的冯梦祯序文：“然则庄文郭注，其佛法之先驱耶”，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兴趣。对于佛法，我没有师友的引导，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。

一九二八年清明后八日——闰二月二十三日，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病中去世，引起我内心极大的震动，不知所措的悲伤。九月(附注：本文的年月，都是农历)里，住在同一祖宅的叔祖父士淦公死了。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，父亲又在病了两个多月，终日安详的睡眠中去世(极可能是肺癌)。一年多来，一直在求医求药，办理丧事，似乎人生只是为此而忙碌。内心的沉闷抑郁，在近年来佛法的熏习下，引发我出家的决心。

“出家难”，对我来说，不是难在出家的清苦生活，而是难在到哪里去出家。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几华里的小天地里，在这一区域内，没有庄严的寺院，没有著名的法师。有的是香火道场，有的是经阡应赴。我从经论得来的有限知识，不相信佛法就是这样的，我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。而且，离家过近，也会受到家族的干扰。我在书本上，知道些名山古刹的名字，但并不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况。我是内向的人，不会找机会，主动地与人谈话，扯关系，所以没有熟人，是不敢冒昧外出的。在我的想像中，一个外来的年轻人，没有介绍，有谁会留他出家呢！如何实现我的出家目的，实在是太难了！因缘终于来了！一九三〇年(廿五岁)五月，报上刊出大幅广告——“北平菩提学院招生”。主力堵大愚法师；筹备处是“北平东四马大人胡同齐宅”；秋季开学，远道的可以通信考试；资格是男性；二十岁以上，三十岁以下；僧俗兼收。这一消息，如昏夜明灯，照亮了我要走的前途。我想，在三年修学中，总会熟识几位出家同学，介绍到那里去出家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就这样满有自信的，决定进行出家的计划。

试题是“佛法以离苦得乐为目的论”。得到的复信是：“考试及格，准予入学。”但又附带说：“开学时间，另行通知。”到了六月，我天天看报，天天等待开学的通知，而开学的消息却始终没有。我越等越不耐烦，越是急于修学佛法了。当时的天真想法，横竖要开学，迟几天也没关系，不如到北平再说。我就在闰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，踏上了离家(浙江省海宁县)出家，充满光明远景，而其实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。

到了上海，等轮船到天津，再搭火车到北平。那时，正是召开扩大会议，中央空炸怀仁堂的时节。我到“齐宅”去探问，回答是：“筹备还没有就绪。开学没有确定期间，远道的应等通知再来。”这一下，我可有点惶惑了。在卧佛寺(也许是卧龙寺)佛经流通处，选购了几册佛书。谈起菩提学院，这才知道学院是告吹了。一向被军政名流崇仰的大愚法师，在阎冯战争的逆转中失去了信任与支持(大愚法师从此就无声无息地被人遗忘了)。这一次战争的胜负与我无关，而我寄于无限(出家的)希望的菩提学院却被弄得无影无踪。我该怎么办呢？办法是没有的，北平是那样的人地生疏，连一个熟人也没有。不曾出过远门的我，对于北平方言，听来异常别扭，连“前门外”都不能顺利地听懂。这里是不能住下去的，回到南方再说。这样，又坐火车、搭轮船，回到了最近来过的上海。

一九二五年(二十岁)，我读到《庄子》的冯梦祯序文：“然则庄文郭注，其佛法之先驱耶”，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兴趣。对于佛法，我没有师友的引导，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。一九二八年清明后八日——闰二月二十三日，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病中去世，引

起我内心极大的震动，不知所措的悲伤。九月(附注：本文的年月，都是农历)里，住在同一祖宅的叔祖父士淦公死了。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，父亲又在病了两个多月，终日安详的睡眠中去世(极可能是肺癌)。一年多来，一直在求医求药，办理丧事，似乎人生只是为此而忙碌。内心的沉闷抑郁，在近年来佛法的熏习下，引发我出家的决心。“出家难”，对我来说，不是难在出家的清苦生活，而是难在到哪里去出家。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几华里的小天地里，在这一区域内，没有庄严的寺院，没有著名的法师。有的是香火道场，有的是经阡应赴。我从经论得来的有限知识，不相信佛法就是这样的，我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。而且，离家过近，也会受到家族的干扰。我在书本上，知道些名山古刹的名字，但并不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况。我是内向的人，不会找机会，主动地与人谈话，扯关系，所以没有熟人，是不敢冒昧外出的。在我的想像中，一个外来的年轻人，没有介绍，有谁会留他出家呢！如何实现我的出家目的，实在是太难了！因缘终于来了！一九三〇年(廿五岁)五月，报上刊出大幅广告——“北平菩提学院招生”。主力堵大愚法师；筹备处是“北平东四马大人胡同齐宅”；秋季开学，远道的可以通信考试；资格是男性；二十岁以上，三十岁以下；僧俗兼收。这一消息，如昏夜明灯，照亮了我要走的前途。我想，在三年修学中，总会熟识几位出家同学，介绍到那里去出家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就这样满有自信的，决定进行出家的计划。试题是“佛法以离苦得乐为目的论”。得到的复信是：“考试及格，准予入学。”但又附带说：“开学时间，另行通知。”到了六月，我天天看报，天天等待开学的通知，而开学的消息却始终没有。我越等越不耐烦，越是急于修学佛法了。当时的天真想法，横竖要开学，迟几天也没关系，不如到北平再说。我就在闰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，踏上了离家(浙江省海宁县)出家，充满光明远景，而其实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。到了上海，等轮船到天津，再搭火车到北平。那时，正是召开扩大会议，中央空炸怀仁堂的时节。我到“齐宅”去探问，回答是：“筹备还没有就绪。开学没有确定期间，远道的应等通知再来。”这一下，我可有点惶惑了。在卧佛寺(也许是卧龙寺)佛经流通处，选购了几册佛书。谈起菩提学院，这才知道学院是告吹了。一向被军政名流崇仰的大愚法师，在阎冯战争的逆转中失去了信任与支持(大愚法师从此就无声无息地被人遗忘了)。这一次战争的胜负与我无关，而我寄于无限(出家的)希望的菩提学院却被弄得无影无踪。我该怎么办呢？办法是没有的，北平是那样的人地生疏，连一个熟人也没有。不曾出过远门的我，对于北平方言，听来异常别扭，连“前门外”都不能顺利地听懂。这里是不能住下去的，回到南方再说。这样，又坐火车、搭轮船，回到了最近来过的上海。上海是那样繁忙，那样尽情欢乐的都市。而我在上海的旅馆里，除了对经书出神而外，却没有事可做，没有地方可去，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。呆住了几天，想起宁波的天童寺，于是又搭轮船到了宁波。问起天童寺，才知道人力车是不能到达的，先要搭小船，还要步行两小时。天童寺交通不便，我的希望又动摇了，消失了。无事可做，无地可去，无话可说，又在旅馆里呆了几天。呆着不是办法，但没有一个熟人，没有勇气向人诉说要出家的我，有什么办法呢！忽然想起，南海普陀山离宁波不远，不如去普陀山礼佛敬香。这样，我又到了普陀山。我住在普陀前山的锡麟堂。我以香客的身份，坐了兜子，前山后山地去逢佛敬香。普陀山寺庙多、和尚多、香客多，而我还是那样的孤独，心里一片茫然。第三天下午，我在客房前的廊下看书，一位青年香客见我所看的是佛书，就自我介绍：南通白蒲人，姓王，他这次是来普陀山出家的。我听了，几乎失声地叫起来。我说：“同道，同道——王先生！我也是想要出家的呀！”——这是我离家以来，第一次向人吐露了内心的秘密。这样的志同道合，片刻间成为知己，成为茫茫人世的良伴，商量着到哪里去出家——

—找一个理想的地方。王君随身带来的，有一本《普陀山指南》。仔细检阅，从大寺到小庙，从小庙到茅蓬，发见在“般若精舍”下，写着“藏书极富，主持者有道行”几个字。当下商量决定，第二天上午，专诚去般若精舍拜访。般若精舍是属于普慧庵的一个茅蓬。我们到了目的地，见房屋不大，双门紧闭。好久，才有一位(只有这一位)严肃而安详的老和尚出来开门。听说我们想研究佛法，就为我们略说佛法大意。我们说：锡麟堂香客往来太多，我们想找一处僻静的所在，安住几个月，对佛法作初步的参研。他向西南角一指说：“有，离这里不过一里路，有个俗名天后宫的福泉庵。当家是福建人，香客也都是福建人，一年不过三四次，平时非常的安静。我也不用介绍，你们说般若精舍老法师指导来的就得了。”我们向他谢别，就向福泉庵来。出来招呼我们的，是一位叫宗湛的知客师。我们说明来意，他就去征求当家的意思。当家的来了，是一位白发白须的老和尚。当家的只是点点头，说了两三句我不能完全明白的话(原来是带有闽南语韵味的宁波话)，大意是好的，好的。这样，我们下午就移到福泉庵来。我与王君同住(楼上)一室，在宗湛的隔壁。P3-6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